

# 療眼記

顏路喬



我 看眼科韋大夫頗有一段歷史。我一向有青光眼兼白內障，他爲我做了激光手術，又摘除了左眼的白內障。

不知怎樣，二者都麻煩多多，產生了許多不必要的效果，他自己也許還不知道。

激光俗稱不用刀的手術，係用光束在眼內燒兩小洞，對青光眼是必要的，但手術後須視情況而換藥水。

由於我的眼壓仍高，他教我照常滴收瞳藥，以致弄得視力模糊，半年不能讀寫，路上的招牌也看不清了。以後幸而換了一種新藥水，名叫Betasec，不再用收瞳藥，視力才得恢復。

左眼白內障手術後，雖然看得清楚，但又引起眼睛紅腫發炎，腸胃不適、嘔吐等，很久不思飲食，等於大病一場。

這一切都忍耐過去了，感謝主；但最令我反感的，是一個病人，在精神上被疏忽、被輕視的感覺。

我每次去他診所，總是叫我坐候很久。好比說，護士替我排時間，總是排在下午三四時；到了他那兒，還須輪候，要等到病人都走光了，才輪到我，有時尚有幾個老弱殘障病人。

這時韋醫生倦態畢露，頰打呵欠。

「請快一點說出牆上長貼的字母」，他說：「我沒有工夫等你啊！」

我說：「我一時看不清，不能瞎猜啊！」左眼手術後三個月——這三個月中痛苦好多，以後他爲我開方配鏡，便打發我走了，只說一年後再來看他，那時是八月。

到了次年八月，我搖電話給門診護士要見韋醫生，回答說「醫生很忙，應診病人已排到年尾，現給你排期在十二月十四日下午三時半，你願接受嗎？不願的話，立刻取消。」

我對韋醫生說，感謝他兩年前爲我做的左眼手術，頗成功；現在右眼的白內障又很嚴重了，仍要請他幫忙。

他說：「我不拒絕爲你做手術，但輪候的病人很多；你得排長龍等候。」

我口頭仍不放棄。過幾天，我請門診護士爲我排期。她冷冷淡淡地說：「聖誕新年假在即，若要輪候，她日後會通知我。」

這分明是說，「手術遙遙無期，請你莫再煩我。」

於是我打定主意，去向一位華裔青年眼醫求助。此人姓魏，馬來西亞華僑，在「緬省醫療中心」服務，爲人爽直、親切，樂於助人。他在加國學醫，已不會華語。

我在聖誕前夕打了一個電話給他，他約我元月六號上午十時在診所相見。

這間「緬省醫療中心」設備齊全，予病人極大方便。

魏醫生大約花了半個小時爲我診症，他認爲我右眼的白內障是需要儘速摘除的了。

我說：「手術半年之內可以做嗎？」

他說：「下月九號即可。」他旋即叫護士給我一大疊檢驗單，是手術前該做的各樣檢查，如眼部掃描，照光，驗尿驗血，心电图等等。憑過去做左眼手術的經驗，這許多術前檢查，至少須時一個半月。加以現在是嚴寒的冬天，外面氣溫零下二十度。可以需時更多、麻煩更大。

我正爲這一大疊檢驗單發愁，護士小姐說：「這棟診所大樓上上下下，可以辦妥一切。」

我照著診單所示，上下跑了一圈，不出兩小時，全部辦妥，也不用等候幾天，然後逐家去看報告。這些報告，很快便可自動彙集，達到魏醫生的病人個案中。

有兩事值得一述者，眼部的掃描，舊式的需護士做一小時左右，醫者勞神，病者痛苦，新的設施簡捷極了，我的記憶中，這一回護士似未觸及眼睛，她用儀器一對準患部，螢幕上的光波便上下跳動，不到一刻鐘，掃描便完了。

其次是有關驗血。該中心每天驗血的人太多。我一進去，便知道要輪等，我那天輪到的號碼是一〇八號，始知當天上午，已有百餘人驗血。可見驗血的項目很重要，而且醫方儘量

使手續簡化省時。

二月九日上午十一時，我遵囑到達醫院，這一次是在近市區的一間，名叫 Misericordia（拉丁文意思是憐憫心腸），上次是在郊區名 Severn Oaks 的醫院，但都由日間手術部處理，無需過夜。

約有兩小時做妥各樣手術前的各種預備，一時被推入手術房。護士照例爲我吊鹽水及其他化合物，且打趣地說：「這算是你的午餐哪

！」

這時有一個小插曲：在魏醫生未著手動手術時，另一個著綠色手術衣帽的醫生前來與我談話，原來是我上次領教過的韋醫生，我認不出他來了。原來本城眼醫常在不同手術房相見。

他見了我，甚有歉意，十分覺得過意不去，趕緊說：「真不好意思，令你久候。」我說：「沒有什麼哪」。

第二天，魏醫生爲我揭開紗布，眼前一片

光明，連紅腫刺痛的现象也沒有。兩週後見他時，完全康復如常，手術是如此輕快地作成了，沒有一點痛苦與不適，身體與精神上皆然，我想了好久，想不出兩者間差異的理由，也許只是一句俗語所概括或是一句經節所云：「醫者父母心」，「如今所存的有信有望有愛，其中最大的是愛。」

## 救生站

### 一個現代的比喻

／黃善慕譯

在一個船隻常常失事的海岸邊，有一間細小而又簡劣的救生站。這救生站只不過是一間棚屋，只有一艘小艇。幾個專心的救生員，在海岸邊經常不斷地守望。不爲自己著想，晝夜不息地出海，尋救喪失的人。這救生站搭救了許多人，名揚四方。有些得救的，要與救生站有更密切的聯繫，獻上金錢，時間與精力，支持它的工作。他們買了幾艘新艇，訓練了一班新的救生員，小小的救生站漸漸擴大了。

有些新會員覺得救生站的設備不周，建築簡劣，不合救生的需要。他們認爲應該安排比較舒適的場所，給得救的可以休養。於是他們

用床鋪替換了緊急用的帆布床，同時加添佈置，使到那擴大的救生站成爲會員所喜愛的聚會所。他們把救生站更美化，購置上好的設備，使它成爲一間俱樂部式的會所。願意出海救生的會員，人數漸漸減少了。於是他們雇用了幾個專業的救生員，負責救生的工作。可是救生站的設備，仍是以救生爲主題。會所的大廳裡還安有入會儀式用的救生船。

就在那些年日，有一艘大船失事了。專業的救生員從海中救了許多又冷又濕，淹得半死的人。他們骯髒，令人噁心。其中有不同種族的人，有黑人，也有黃種人。美奐的會所，被

這班淹水的人弄糟了。會所的受託委員，立刻動工，在會所外建造了一間沐浴室，給失事得救的人洗刷，清潔了才進入救生會所。

事情發生以後，救生站的會員開會討論如何處理類似的事。會員意見紛紛。許多會員認爲救生的工作太討厭了，妨礙到會所正常的社交活動。有些會員強調說救生是該站成立的基本意圖，並且該站的名是救生站，所以應當繼續救生的工作。可是大部份的會員不同意後者的說法，說後者若要救生，可以在附近另設救生站。於是後者就退出了，建立新的救生站。

過了幾年，新的救生站也像舊的救生站，經過同樣的發展，變成了一所俱樂部式的會所。另一間新的救生站又建立了。歷史就是這樣地重覆演變。假如你今天來到這海岸，你會見到許多間名爲救生站的高等俱樂部。船隻還是常常失事海上，大部份失事的都淹死了。

註：這比喻是美國華盛頓大教堂的資深牧師 J. O. Wood 三十多年前寫的。這篇是爲九四年教會同工退休會用而譯。是意譯，不是直譯，順告。